

论亚伯的生出及亚伯与 他兄弟该隐的献祭

论亚伯的生出及亚伯与 他兄弟该隐的献祭

1. 他^①补充说，她又生了该隐（Cain）的兄弟亚伯（Abel）（《创世记》四章 2 节）。添加一样东西暗示着要去掉另一样东西，如算术上的数量就是这样，我们连续的内在思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必须说亚伯是加上去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说该隐就是去掉的。这些生疏的术语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困惑，为避免这一点，我要尽我所能作出清楚的解释，阐明其内在隐晦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事实是，对于生命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把万物归于心灵^②，把心灵作为我们的主人，不论我们是在使用我们的理性，还是在使用我们的感官，无论我们是运动着，还是静止着；另一种观点则要追随神，相信它自己就是神所造的产物。该隐所象征的就是第一种观点，他被称为“拥有”，因为他自认为拥有万物；亚伯则代表另一种观点，他的名字就是“把（一切）归于神的人”。如今，这两种观点或者概念存在于同一

指 神。 ——中译者注

② nous（mind）一词极难翻译。在希腊文中，它是一个常用字，主要指感觉、意志和情感等精神性活动及其主体。（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09 页）因此，它的主要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实体的存在；另一是作为实体的精神活动。斐洛的著作中通常是不加区分地在这两种含义上同时使用这个术语。为了对他的使用的差别性有所体现，我们在他主要指实体的地方，译为“心灵”，在有关精神性活动的地方，译为“心智”。 ——中译者注

个灵魂的子宫里。但是一旦它们分娩出来，就必然彼此分开，因为仇敌是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因而，只要灵魂还没有诞生亚伯里面爱神的原理，该隐里面那爱自己的原理就把她作为居所。她若生出了承认首因（Cause）的原理，也就抛弃了那以其虚幻的智慧依靠心智的原理。

2. 从赐给利百加（Rebecca）或忍耐的神谕（《创世记》二十五章 21 节以下），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怀了两种相互争斗的善恶双胞胎，当她感到他们在她肚腹里蹦跳翻滚——似乎在进行小小的争斗，预示将来两人之间要展开大战——按智慧所吩咐她的，她热切地想要了解两人的本性。于是，她就恳求神告诉她究竟是什么事临到了她身上，该如何应对。神回答她说：“两国在你腹内。”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怀了善恶双胞胎。又说：“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就是应对的方法，也就是说，善恶出来之后就彼此分开，不再住在同一个居所。

这样说来，当神给灵魂加上良善的信心亚伯的时候，就去掉了愚拙的意见该隐。同样，当亚伯拉罕离开这凡间生活之后，就“归到神的子民那里”^①（《创世记》二十五章 8 节），因为他得了不朽，成为与天使同等的，天使就是那些脱离了身体的有福的灵魂，他们是神的一族，神的子民。同样，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践行者雅各（Jacob）离开恶人之后，也被归入善者之列（《创世记》四十九章 33 节）。另外还有以撒（Issac），他拥有更大的恩赐，就是不学自有的知识。他也抛弃了这些与灵魂交织在一起的属肉体元素，从而得以归入到另一个队伍，但这次与另外几次有所不同，他不是归入某个民中，而是归入到一个“族”，

和合本《圣经》为：“归到他列祖（注：原文作‘本民’）那里。”——中译者注

或者如摩西 (Moses) 所说的某个“种”里 (《创世记》三十五章 29 节)。“种”是一,超越于一切之上的一,而“民”则是对多的称呼。显然,在老师的教导下获得完全的人有许多同类,因为通过聆听和教诲学习知识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群,这些人他称之为民。但那些已经脱离了属人的教诲,成为神的聪明学生的人,可以毫不费力、轻轻松松地得到知识,从而归入到永不毁灭、绝对完全的“种”里。他们的命运比民的命运更快乐。以撒被认为就是这神圣的合唱队里的一员。

3.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这种类似的思想。……还有一些人,神把他们提得更高,并且训练他们,使他们超越任何类和种,最后将他们留在他自己身旁。摩西就是这样的人,神对他说:“你可以站在我这里。”(《申命记》五章 31 节)所以,在摩西弥留之际,我们没有听到描述其他人所用的“离世”或“归入”等字眼,在他,没有什么要添加、要去掉的,他乃是借着至高的因 (the Supreme Cause) 的“道”羽化仙去的 (《申命记》三十四章 5 节),这道也正是神创造宇宙所借的道 (logoi)^① 由此你就可以知道,神是如何珍视这智慧人 (the Wise Man),把他看为与整个世界等同,因为他借以创造宇宙的道,就是他引这完全人离开世俗之事来到他自己身边所借的道。即使当他把他作为一种借贷派到地上去,让他住在那里的时候,他赐给他的也不是通常的好处,不是国王们、统治者们所拥有的用以支配、控制灵魂中的情欲的东西,而是委任他作一个神,叫一切属肉体的领地和辖制它的心灵都顺服在他的脚下。他说:

^① Logoi 是 logos 的复数形式。在希腊哲学中通常译为“逻各斯”。在斐洛 (Philo) 的思想中,“逻各斯”有许多复杂的用法,既用以指相/理念、权能,也常与智慧等词同义,有时也指神的儿子和长子等,还与律法相关。与后来基督教的逻各斯论有密切关系,但也有重要区别。这里依据《圣经》的译法,统一把“逻各斯”译为“道”。——中译者注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出埃及记》七章 1 节），同时神本身毫无增减，仍是完满的永不改变的自身。正因为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今日也没有人知道他（摩西）的坟墓（《申命记》三十四章 6 节）。毕竟，谁有能力得知一个完全灵魂归向神的过程？没有，在我看来，就连灵魂本身也不知道它转向美好境地的变化，因为在那个时刻，它被神的圣灵所充满。神要祝福谁，把恩赐给予谁，他是不会与他们商量的，他的习惯就是把他的仁慈原汁原味地伸展到那些完全没有想到的人身上。

这就是神说心智又生完全之善的意思。善就是圣洁，圣洁的名字就是亚伯。

4.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创世记》四章 2 节）他既告诉我们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现在讲到他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时，为何又改变长幼顺序，先讲小的，再讲大的？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总是哥哥先从事种地之事，后来弟弟开始作放羊的工作。但摩西对任何可能的推测和貌似合理的猜想毫不看重，他只遵从纯粹的真理本身。当他离开众人独自来到神的面前时，就坦率地说他毫无演说的天赋（这意思是说，他一点也不向往口才和说服人的能力），他还说，自从几天前神初次与他（作为神的仆人）说话，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出埃及记》四章 10 节）。那些陷入生活之海的汹涌波涛之中的人必然需要漂浮物，他们不坚守知识所提供的坚强支柱，反而追随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飘浮碎片。至于神的仆人，应当紧紧抓住真理，摒弃言语所炮制出来的神话寓言，那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已。那么这里，他带到我们面前的特殊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从时间上说，邪恶大于美德，但从价值和尊贵上讲，情形恰恰相反。因而，如果把两人的出生放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该隐拥有在先权，但我们若是比较两人所从事的职业，亚伯当然占了领先位置。

人的生命一旦开始，愚拙、放荡、不公正、恐惧、胆怯，以

及心灵里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成为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它们每一个都是在乳母和老师的培育教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也因为具有强制规范性的那些规则和习俗赶走了虔诚，代之以不虔诚的姐妹即迷信而产生的。只有当青春过去，人到了完全成熟的年龄，性情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撩人心魄的情欲也渐渐平息，就像暴风骤雨停止了，从此才进入人生后期来之不易的平静状态。美德平息了心灵里最大的仇敌，就是波涛汹涌、此起彼伏的情欲，并在美德的坚强支持下巍然屹立。

因而，邪恶必拿走时间上在先的头衔，但在荣誉、尊贵和名誉上，美德具有优先性。对此真理，我们可以从立法者本人身上看到可信的见证。他向我们表明，以扫（Esau）——因他愚拙故取名以扫——从时间上说是先出生的哥哥，但弟弟因所受的训导和所践行的美德取名为雅各，就此而言，得到在先奖牌的是弟弟。当然，雅各不能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应该接受这样的奖牌，正如竞技场上的一场比赛，要等到他的对手筋疲力尽地投降，把胜利的桂冠拱手相让，让给那毫不留情地向情欲开战的人。因为我们读到，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创世记》二十五章 33 节），这就等于完全承认，如同长笛和竖琴以及其他乐器只能属于乐手一样，一切具有至高价值的东西，一切得到美德之荣誉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任何恶者，只能属于爱智慧的人。

5. 另外，摩西所制定的一条律法也教训了同样的教义。这律法说：“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申命记》二十一章 15 至 17 节）我的灵魂哪，要千万注意了，首先弄明白谁是那所恶的妻子，谁是她所生的儿子，搞清

楚了这一点之后，就能立即知晓长子的荣耀只能属于这最后提到的人，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妻子，她们彼此相恶、仇恨，带着不停的争吵充满灵魂的空间。这两个中间一个是我们所爱的，因为我们发现她迷人、温柔，所以我们认为她是最亲近、最珍爱的。她的名字叫做享乐。另一个则是我们所恶的，我们认为她严厉、粗暴，爱找岔子批评人，是我们的死敌。她的名字叫做美德。享乐披着妓女或交际花的外衣含情脉脉地走来。她的步态因为纵欲无度、奢华过分而慵懒、松弛；她的媚眼是个诱饵，引诱年轻人的心灵；她的神态显示出大胆妄为和厚颜无耻；她的颈项高高直起；她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她龇牙咧嘴，咯咯傻笑；她的头发梳着精致的辫子，看上去古古怪怪；她的眼睛下面画着眼线，眉毛修得如同弯月；她沉迷于暖暖的盆浴；她的脸上涂脂抹粉，她的昂贵服装装点着大量花饰，手镯、项链，各种金银饰品、珍珠宝石，女人所穿戴的东西在她身上应有尽有；她的呼吸充满浓郁的香水味；作为大街上的妓女，她把市场当作自己的家；因为缺乏真正的美，她追逐虚假的美。她随身带来的是她最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是：凶恶、鲁莽、不忠、谄媚、冒名、欺骗、错谬、偏见、不敬、不公正、荒淫无度。她站在它们中间，就像一个合唱队的领队，她是这样对心灵说的：

“看哪，我带来了人的一切幸福——如同天上诸神所拥有的幸福——在这些东西之外，你找不到别的更好的事。如果你愿意与我同住，我就把它们都打开，让你永远原汁原味地享用它们。不过，我希望先把我宝库里的这些喜乐一一向你描述，这样，如果你同意，那就是心甘情愿、皆大欢喜的，如果你拒绝它们，那也不是出于对它们的无知所致的。只要你与我在一起，就会有脱离控制的自由感，就不再惧怕会受惩罚，没有事业的压力，不受劳作的约束；你会看到五彩缤纷的颜色，听到甜美动听的声音，吃到美味佳肴，闻到各种沁人心脾的香气，性爱随心所欲，嬉戏不

受控制，幽会无拘无束，说话无所顾忌，行为不受约束，生活无忧无虑，睡觉温柔香甜，欲望永不饱腻。如果你愿意与我共度光阴，我必竭尽所能为你服务，从它们中挑选一切符合你需要的对象。我必与你一道研究何等饮食迎合你的口味，何种视野取悦你的眼目，何样声音满足你的耳朵，何类香气吸引你的鼻子。凡你所想要的，没有一样会落空，因为你必看到永远有新鲜的果子迅速产生，不断涌现，取代并盖过那些被消耗掉的东西。在我所论到的宝库里，有四季常青的植物，它们一茬一茬地开花结果，从不间断，所以每个季节都有时令的新鲜水果，丰丰富富，甚至追赶并盖过那些已经成熟了的果子。这些果树从来不知道里面的掠夺或外面的争战，从大地把它们接纳在怀里的那一天起，她就像一位仁慈的乳母一样关爱它们。她把它们根深深扎入地下，就像深入到源泉里，让树干长出地面，一直长到天上。她又长出树枝，就像生命受造物的手和脚一样。她使树叶像头发一样郁郁葱葱，既可以挡风遮雨，也可以美化外观，最后，她结出了果子，这是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

另一个妻子原本躲在一边，但还是能够听见；她听到这些话，不禁担忧心灵会不经意间地被她俘虏，成为奴仆，被这样大量丰富的礼物和许诺所吸引，失去自制。她也担心他会被如此精心、巧妙地包装起来的伪装迷住，受骗上当，因为这巫婆用她的法宝和巫术刺激他，使他产生欲望，燃起欲火。所以她断然走上前来，带着一个自由公民的全部标记显身出来，坚定的步伐，安详的容颜，她的外貌和仪表无需虚假的颜色，她的道德本性没有伪装，她的行为没有污点，她的意志没有诡诈，她的言语没有错谬，真实地反映她的思想。她的姿态自然不做作，她的举止安详不骚动，她的衣服朴素无华，她的装饰品就是良知和美德，那是比金银更加宝贵的东西。与她一同出现的是虔诚、圣洁、真理、公正、恭敬、忠于誓言和契约、公义、平等、友好、自制、适

中、条理、节制、温顺、节俭、满足、谦逊、温和的性情、勇敢、高贵的精神、准确的判断、远见、良知、专心、追求改善、欢乐、良善、仁爱、和睦、慈爱、高尚情操、恩福、美好。当我列举这些具体美德的名字的时候，连日光也黯然失色。这些美德分列在她两旁，簇拥着她，好像她的一队卫士。她带着惯有的神态启口说道：

“我看见那边的享乐，那个贩卖巫术、炮制谎言的卑鄙商人，乔装打扮，像在舞台上表演，胡搅蛮缠地要与你谈判；而我的本性就是疾恶如仇，我担心你失去防范，上当受骗，同意接受最大的祸害，以为它们是最高的美德。因此，我认为最好在还未太迟的时候把这个妇人所附带的全部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免得你因为完全不了解而误以为她是对你有利的，免得为你自己换来违背本意的灾难。你要知道，她用来把自己装饰得如此华丽而俗气的那些饰物都是借来的，因为她本身不带有任何能装扮出真美的东西，（她所炫耀的）那一切没有一样是出乎她自己，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但是她常常为自己披上虚假的、伪造的美丽外装，那完全是罗网，是陷阱，全是为了诱你成为她的猎物。如果你是富有智慧的人，必会在适当的时候看清这一切，从而使她的捕猎毫无效果，全部落空。她的形象在你看来是美丽的，她的声音在你听来像音乐一样动人，但是在灵魂——这是最珍贵的拥有——看来，她的本性就是要借着这些东西以及其他一切渠道加害于你。在她必须展示的那些东西中间，她只向你列出那些能取悦于耳朵的东西，其实还有数不胜数的东西是不能给人惬意和舒适的，那些都被她恶意地有预谋地掩藏了起来，因为她知道没有人会轻易接受它们。但我要把它们都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在你面前。我不会像享乐那样，只把我里面吸引人的东西列出来，而忽略、掩饰使人不开心的东西。相反，凡能给人提供喜乐和愉快的东西，我就不一一说明，因为我知道事实胜于雄

辩，事实本身最能解释自己，而一切带来痛苦和艰苦的东西，我要以浅白易懂的语言，不借用任何比喻，予以说明，把它们公然显现出来，好叫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见，甚至那些视力模糊的人也能看清楚。那些作了尝试的人必会发现，我所带来的东西中那些看起来最可能包含苦难的东西，其实比享乐所能给的最大的财富更美好，更宝贵。

但在我谈论我以及我所属的美德之前，我要尽我所能让你知道她隐藏没说的东西。她对你讲到她的宝库里各种光怪陆离的颜色、声音、香气、味道，能满足任何一种感官的功能需要，并以极具诱惑力的讲述来增加这种快感。然而，另外那些东西，即她的主要部分，只要你选择了她的礼物，就必然要经历的那些疾病和瘟疫，她却没有告诉你，反而以看起来有益、实质却空洞无物的思想来抓住你的脚，好叫你陷入她的罗网。所以，我的朋友，你务必知道，如果你成了一个爱享乐的人，那么你必成为以下这些事物：

肆无忌惮	没有城邑	自吹自擂
无礼唐突	骚动	自负
坏脾气	无秩序	顽固
不合群	不虔诚	吝啬
倔强	不洁	嫉妒
无法无天	摇摆不定	吹毛求疵
令人讨厌	反复无常	喜欢争吵
情绪急躁	逐出群体	造谣中伤
刚愎自用	渎神	虚荣
粗俗	受诅咒	欺诈
不耐批评	小丑	哄骗
	倒霉	迷茫

鲁莽	糟蹋 ¹⁾	无知
恶意谋划	品质卑劣	愚蠢
难以相处	粗鲁	观点相左 ²⁾
不公正	野蛮	[不信]
偏私	卑鄙	悖逆
不友善	懦弱	不顺服
不相融	不节制	不宽容
不得体	骗子	虚伪
贪婪	耻于劳作 ³⁾	恶意中伤
不守律法	羞于忍受	多疑
	厚颜无耻	声名狼藉
孤家寡人	过度	偷偷摸摸
无家可归	贪得无厌	难以亲近
鲜廉寡耻	三心二意	多疑猜忌
性情凶狠	两面三刀	没有信念
前后不一	心怀鬼胎	冥顽不化
空谈	阴险	心怀恶意
喋喋不休	无赖	悲观
好流言蜚语	屡教不改	爱哭
胡言乱语	依赖	用心歹毒
阿谀奉承	不可依靠	躁狂
愚钝	首施两端	错乱
不留心	焦虑	不成熟

1 希腊文为 paramainos, 英译为 murder-stained. ——中译者注

2 希腊文为 asumphonos, 英译为 dissident, 意为“政见不同”斐洛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 为“所恶之妻”所俘虏的人, 好与人背道而驰, 固执成见, 不能融入群体或社群之中。——中译者注

3 希腊文为 aischropathes, 英译文为 shame-working. ——中译者注

没有预见	易冲动	邪恶预谋
不谨慎		爱财如命
粗心大意	易受伤	自私
没有准备	狂怒	奴役
毫无品味	变化无常	爱争斗
出错	贪生怕死	屈从暴徒
受挫	追名逐利	
一败涂地	性情残暴	不善经营
不服约束	品质恶劣	顽梗
不反抗	愠怒	柔弱
贪婪好色	忧郁寡欢	颓废
盲从	易怒	一个讥笑者
易变	拖拉	一个贪吃者
狡诈	懒散	一个傻瓜
一大堆灾难和不幸缠绕着你，无法解脱。		

这就是享乐这极其贪婪的美女所谓的盛大华丽之庆典的真相。这真相她有意掩盖起来，恐怕你知道了就会避开她，与她断绝关系。至于我，在我的宝库里所贮藏的各类宝贝，其数量数不胜数，其高贵无以言表。那些已经分有它们的人知道它们，那些本性与它们吻合的人也必在适当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受命在那宴会上就座的时候知道它们；在那样的宴会上，你看不到那只是饱食终日、使身体臃肿的快乐，看到的是心灵坐在各种美德中间，尽情喜悦，无限快乐。

6. 基于这样的原因，也基于我前面所说的，圣洁的东西其本质就是良善的，只能借它们自身的本质向我们显明，我们应对它们保持缄默，所以我就不再论说它们了。你看，无论太阳还是月亮，都是不需要有人解释的，因为它们或者白日或者夜晚升起

来，光辉洒满整个世界。它们的照耀就是一个明证，无须另外更多的说明，是每个人亲眼所见的，所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一见证比耳朵听到的更加清晰明了。

不过，在我的宝库里有一样东西似乎特别显得与艰辛和不适有关，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坦诚地、毫不掩饰地告诉你。乍看上去，它似乎确实让人以为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实践使它变得甜美，反思表明它是有益的。这东西就是劳作，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恩福，是安逸的敌人，与享乐势不两立，争战到底。事实上，神把劳作当作一切美德的开端和真正的价值指派给人，没有它，你就会发现，世人中间就不可能形成任何良善的东西。劳作就像是光。没有光，我们无法看见；没有光，眼睛和颜色都不可能产生视觉。在它们之先，大自然（Nature）^①造了光，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把颜色和眼睛联结、贯穿起来；没有光，无论眼睛还是颜色都是软弱无能的。同样，灵魂里的眼睛若不劳作，没有光与它合作，就不可能领会美德的实践。劳作位于心灵和它所欲求的美德之间，右手牵着这个，左手拉着那个，于它自身则创造出完全的良善，两者之间的友谊与和谐。

7. 无论你选择哪种好事，你必发现它都是从劳作而来，由劳作确立起来的。虔诚和圣洁都是善的，但我们若不借着对神的侍奉，就不可能得到它们；而侍奉就需要最热切的劳作作为它的搭档。谨慎、勇敢、公正都是高贵而优秀的，是完全的善，但我们不可能凭着自我放纵的安逸得到它们。如果因为持续关注，不断实践，在我们与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奉是神所悦纳的，也是美德所喜欢的，它就像一个强烈而

① 这里的希腊文是 *he physis*，英文用大写的 *Nature* 翻译。斐洛说 *physis* “创造”光，应该是相对于神创造无形理智世界的光而言，有形的光即视觉成像所需要的“光”与眼睛作为有形对象之看的器官间的关系。——中译者注

严格的和声，没有哪个灵魂里有一个乐器能持续发出这样的和声，合唱团不时地休息、松弦，使它从高贵的艺术降为低级艺术。但就算是低级艺术，也需要多多劳作。想一想那些在学校里学习所谓预备知识的人；想一想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为谋生计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的人。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从不放下牵挂的心，总是不停地，如俗语所说的，使手、脚和一切器官受苦受难，若不这样，他们倒宁愿选择死。

8. 人若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和谐、适宜，就必须培养美德，同样，人若以自己的身体获得同样的品质为目标，也必须培养健康以及与健康相随的力量。事实上，凡关心、注意身体的各种功能的——这些功能合起来就构成了他们的所是——无不在坚持不懈的劳作中培养它们。

你看，从劳作所产生、成长起来的，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因此绝不可让你自己失去劳作的权利，否则，你就会失去一大堆恩福，尽管你可能对此知之甚少。诚然，主宰天地世界的统治者在绝对安逸中拥有美物，并且随己所愿，想给谁就给谁。他在古远之前就毫不费力地创造了这浩瀚的宇宙，如今他又毫不费力地掌握它、支配它，直到永远，因为要知道，在神，是没有任何疲劳之属性的。但世间凡人却不一样。在他们，若不劳作，创造主就不给予任何美物，所以这里，也惟有神可算是快乐的，他是惟一独特的有福存在。

9. 在我看来，劳作具有一种类似于食物的作用。食物是生命所必不可少的，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与它密不可分；同样，劳作也是一切良善之物的基础。因此，正如那些求生的人不可忽视食物一样，凡想要得到良善之物的，也必须致力于劳作，它对于高贵和美好的关系，就如同食物对于生命的关系。

所以，绝不可鄙视劳作，从劳作你可以得到很多收成，甚至

收获每一种美善的果子。所以，虽然你生来是小的，但你必可以算作大的，应该得到长子的位置。如果你的生活是致力于向美善前进，那么父必不只是赐给你长子的名分，还要把整个产业都赐给你，甚至要像对待雅各那样对待你。雅各推翻了情欲的位置和根基，承认自己的一生是‘神怜悯我，使一切事归我’^①（《创世记》三十三章 11 节），这话说出了正确的道理，是对生活的指示，因为有了神的怜悯，就如有了确定的港岸，一切就都可以安息了。

10. 他是在亚伯拉罕（Abraham）那里学到这一课的，亚伯拉罕作为祖父，对他的早期教育也产生了影响^②；亚伯拉罕把一切财富都给了智慧的以撒（《创世记》二十五章 5 节），至于他庶出的众子即虚假的非婚生的思想，几乎什么也没给他们留下，只有一点点礼物分给他们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要知道，真实的财富即完全的美德，惟有真正婚生的完全之人才能拥有而不完全的人，只配得到日常事务中的次级东西，他们兴起来只是为了接受学校里的基础知识。夏甲（Hagar）和基士拉（Keturah）就是以这些知识为源头的，夏甲的意思是‘逗留、旅居’，基士拉的意思是‘焚香’。凡满足于世俗知识不思进取的人，只能旅居逗留，不可能在智慧里定居。诚然，可以说，他在研究上细致入微，造诣颇深，有一股甜美的香气渗入灵魂，但是他的健康所需要的不是香气，而是食物。嗅觉只是味觉的侍从，如同在君王面前试尝各道菜肴的奴仆。我们诚然认为她是有用处的自然受造物，但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听命的下属。最高的知识必须永远受到臣仆的侍奉，土生土长的人必然永远在外来旅居者之上。”

① 合和本《圣经》为：“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中译者注

② 如果原文没有差错，那么这里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父亲是担当教育自己孩子的父亲，而父亲的父亲当然也担当对父亲的教育。所以祖父的影响力延及孙子

心灵听了这些话，就离开享乐转而追求美德，因为它领悟到了她的美好，这美是如此纯洁、如此朴实、如此神圣。然后，它又成为牧羊人，就是驾驾灵魂这驾马车，掌握里面各种非理性机能之舵的人，不允许它们像没有主人或导师的乌合之众一样，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不会让它们因为缺乏父亲的权威保护和控制，得不到任何帮助，致使各种本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11. 可以肯定，当践行者（雅各）受命“牧养拉班的羊”（《创世记》三十章 36 节）时，他认为这是最符合美德的一个工作。这里的拉班，指的是那些思想只专注于色彩、形状以及各类无生命的物体的人。我们注意到，雅各牧养拉班（Laban）的羊，但并不是牧养所有的，只“牧养其余的羊”（同上）。这是什么意思呢？非理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非理性就是拒不相信理性，如人称愚拙人为非理性；另一类就是完全没有理性的状态，如非理性的动物。第一类非理性，就是心灵的非理性活动，我指的是拒不相信理性的活动，是对拉班的众子的指控，他们与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同上），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他们永远与良善生活断绝了关系。因为时间分成三个部分，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非理性力量，并不是鄙弃健全的理性，只是缺乏理性（非理性的动物就是这样的），这位践行者必不会弃之不顾。在他看来，它们所犯的过错不是由于可恨的罪恶，只是由于未启蒙的无知。无知是一种不自主的状态，是个小问题，并不是不能通过教诲来解决的。但邪恶却是灵魂里的痼疾，它的行为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根除，但总是更加困难一些。

因而，雅各那些在全智全能的父亲手下得到严格训练的儿子下到埃及——就是钟情于情欲的身体——，去见法老——就是驱逐良善的人，他自以为是动物和人的主宰。然而，他们必不会被